

經

義

考

三
手
古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

左邱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
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
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傳多所遺
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
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
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厯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
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
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
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
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

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紬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鄭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體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

杜預曰左鄭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

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
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
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
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之經獲麟卽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

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邴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邴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邴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沿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邴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僞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

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東晉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顥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

之下頗見本末

劉翫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哲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爲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曰左傳非邱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目爲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

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鄭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耶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

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爲史者鮮能及之

陳傳良曰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

胡甯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傳爲餘人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

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爲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爲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

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允